

# 笃行者

■王雁翔



他的笑容很真，目光里的沉稳与淡然，让我心头一动。我仔细揣摩他的眼神，那是一种努力拼搏后沉淀的自信。

## 一

早春，这里仍积雪盈尺，呵气成霜。不久前，新疆军区某团传来喜讯：在军委装备发展部“强装杯”大赛中，团里报送的3项创新成果分别获得金、银、铜奖。牵头这3项创新成果研发的二级军士长张国柱，被军委装备发展部、训练管理部表彰为“创新之星”，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军士”。

面对这些骄人荣誉，张国柱显得很淡定。我想，对他来说，喜悦在他成功解决那些沙场难题时，也许就已悄然在心头滑过。

“没有部队的平台、战友的鼎力帮助，就不会有这些成绩。”张国柱盯着电脑屏幕，在纸上快速绘制图例。跟着他搞创新的三级军士长聂涛告诉我，他一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忘记其他人的存在。“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盯着电脑半晌，张国柱冷不丁地说道。我将这句话记在采访本上，心下猜想，这大概是在专业领域精耕细作的感悟。

看着他有条不紊地忙着手上的事，我似乎在寂静中听见了回响。

## 二

起风了，凛冽的风撞得门窗咔嗒作响。张国柱抬起头，似在倾听窗外的风声，又像是冥想着什么。阳光照在书页上，也照在他黑红的国字脸上。

那些枯燥的专业书，他翻阅过无数遍，许多已泛黄卷边。

“我这人有点一根筋，爱观察，爱琢磨，也爱瞎折腾。”

儿子喜欢电动玩具，新玩具到手玩几天就腻了。他就改编程，拓展那些玩具的功能。儿子乐得一蹦三尺高，也跟

着他捣鼓起来。家里各种电器几乎都被他们父子俩“折腾”过。他说，鸟儿为什么会飞，虫子怎样爬行……不悉心观察思考，就无法明白其中的秘密，也就看不到事物背后的合理性与隐秘性。

妻子贾新华说，他回家就喜欢打电话，不是给装备厂家就是给院校老师，没完没了。

其实，张国柱并不善交际，他是个在寂寞里朝前走的人。他说，周围要安静下来，内心才平静，才能听到火焰燃烧的声音。

2021年，部队高原驻训。某型装备实弹射击，配套的校正设备又大又沉，可调试需要手工测量计算。看到搬设设备的战友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张国柱想，能不能设计一款既轻便又精准的校正系统。他将想法向参谋长汇报后，团里很支持，并很快向上级申报了装备维改项目。

之后，他抓住一切课余时间埋头钻研。4个月后，某校正系统研发成功，其重量比原来减轻一大半，计算时间提升至不到原来的百分之一。

“每个小困惑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影响训练质效的问题。提升战斗力像登山，阻力堵点排除了，就会往高处走。”他这样说道。

## 三

“沙场是检验打赢能力的试金石，创新只有紧贴战场需求，才有意义。”张国柱看着我，眼里闪着沉思的光。

我也曾是一名炮手，懂得“快速反应、快打快撤”的价值所在。但火炮跟枪一样，每次实弹射击前都要校验。而战场上，时间分秒必争。

演训场上，官兵驾驭装备闻令而动。从一地到另一地，地域复杂多变，他又看出了新问题。某型装备零位零线校准，传统作业需多人配合，操作繁琐耗时，且校准精度难以保证。现代战场无人机侦察频繁，装备大面积出动，很容易暴露目标。如何在有限的隐蔽地域快速完成装备校验，消灭敌人隐蔽自己？

他盯住这些问题，又开始了忙碌。

“装备性能是经过专家反复验证的，别瞎折腾了。”面对战友的劝阻，他咧嘴一笑说：“今天对这些小问题绕开走，明天战场上我们就可能因为这些小问题吃

大亏。”

他线上与技术骨干和院校专家探讨，苦苦思索后，形成了一套成熟方案。设计、建模、制作、试验，经过8个月反复探索实践，某型火炮快速归正系统被成功研发，火炮校验时间比原来大幅缩短。

## 四

作为一名基层连队修理工人，每一次创新，需要的不只是敢于挑战不可能的勇气。

2022年初夏，张国柱发现列装不到一年的某型装备在实弹射击中，集火射击精度并不理想。经过复盘思考，他发现单炮误差小，可集群射击时，精度误差会叠加放大，导致整体打击精度降低。

问装备厂家，厂家说他们只负责自己的系统，建议买一套瞄准校验系统。可那不只是钱的问题，装备需要上级配发。

一个火力打击群由多种装备组成，每种装备都有自己的惯导系统，装备厂家不同，系统标准也不一样。难题该如何破解？

他捧着装备说明书反复钻研，要吃透校正原理，自己画原理图。可面对复杂的高等数学知识，他不懂，也建不起数学模型。

于是，他找到当时正在团里代职的信息工程大学讲师杨辉，结合装备和训练实践提供理论和方法，请杨辉帮忙建立数学模型并编成软件推算。

5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在不同环境下反复测试，发现装备在冻土地带同一位置和条件下测出的精度参数并不一样。

两人各自找原因，半个月后，却毫无进展。5月，山下已是盛春，高原上依然冰天雪地。有天早晨，清理帐篷积雪时，他感觉脚下地面是软的，人踩过会有浅浅的坑。他心里倏地一激灵：冻土受温度影响，会下沉！

“我们的思路和方法是对的，只要把装备脚架往里里扎，验证上的问题就能解决。”

某校正检查系统研发成功后，火炮的调炮精度累计误差缩减到了训练大纲标准。但他仍不停地修订算法、取值调整，一直折腾到将误差缩减到超过训练大纲标准才停歇。

## 五

■姚艳华

张国柱有一种决不含糊的劲儿。那年备战陆军比武，某型火炮官兵按大纲操作流程苦练3个月后，速度提升较慢。他找到团首长说：“有一种简易射击法，从来没用过。大纲上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可既然提到了，就说明能操作，但是我琢磨过，有风险。”

团首长说：“平时敢担风险，战场才会少风险。”

说干就干。他编写新的操作流程，和战友们一起进行射击试验。备赛训练按他的新操作法展开。

“我们打完后撤收完毕，同台比拼的兄弟单位第一发炮弹还没出膛。”他的脸上涌起兴奋的涟漪，“那次沙场比武，我们团夺得陆军第二名。”

一次，某型装备列装后首次打实弹，战斗正酣，一门火炮突然哑火——已被击发的炮弹没出膛。

指挥所呼叫张国柱。他带一名战友冲进炮阵地。一枚炮弹重近百公斤，炮管是斜的。他用身体顶住炮弹慢慢下滑，让人帮着接弹，自己的双手则护住弹头上的引信，保证它不受任何碰撞。

“炮弹已被击发，不知道底火是否点着，前边还有引信，随时都可能爆炸。”他一脸肃然，“不能等，炮管热胀冷缩，慢了弹卡在膛里更危险。”

“怕过吗？”他的头转了转，像摇头，又像点头。类似的排险，他已记不得经历过多少次，可每次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

从2009年士官学校毕业至今，他在不停歇的拼搏里，已成长为火力和火控系统维修技师、火炮维修专业高级技师，有10项成果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当兵20年，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不辛苦是假的，但辛苦得有意义。”去年，他即将服役期满。姐姐打来电话说：“玩具厂你回来经营吧，我要歇一歇。”他不应，作了他认为更有意义的选择——留在军营。

“现在的企业等着你回去掌舵，咋没去呢？”他望着窗外，沉默半晌，转脸说：“我舍不得这身军装。”



承接先辈的风骨，奔赴光明的未来

看啊，无数挺直的脊梁正在列队  
像秦岭的山峰，像昆仑的巨石  
血脉里燃烧的火，是遗民留下的火种  
要烧尽腐朽，冲破寒冰  
让不朽的精神永远璀璨  
让锈蚀的铜鼎，再响千年回声

## 脊梁

■姚艳华

那些未干的血，藏在历史的褶皱里  
像不曾熄灭的火，在字里行间明灭  
黑暗中，影子仍在徘徊  
用幽蓝的光，舔舐古城墙的伤

我们挺起脊梁——这最硬的骨  
刻着三千年的青铜纹路  
载着秦汉的月光、唐宋的锋芒  
浸着无数先辈的血  
淬成一把精神的剑  
剑穗是黄河的浪  
剑鞘是长城的砖

不必问风从何处吹来  
信仰，让我们在波涛中稳稳站立  
头顶悬着历史的镜子  
照过过往的伤痛  
我们是站在浪尖的人

中华民族不只有轻柔的绸缎  
更有深扎大地的根脉  
中华民族不只有精致的玉器  
更有永不弯折的铁骨  
你看，那被野火焚烧的土地  
正长出更青更旺的新芽

向前，向前——  
这声音  
从热血激荡中传来  
在军阵列阵的方队里回荡  
我们守护的，是每一缕清晨的炊烟  
是每一个孩童的笑脸  
是血脉里奔涌不息的江河

向前，向前——  
我们紧握火种  
终将种下  
比历史更辽阔的春天



朝晖为翼(水彩)

龙澳麟作

# 解救

■魏晋平

## 精短小说

“小兔崽子，胆肥了，雷管也敢藏！谁指使你干的？”杜老黑坐在躺椅上，吐着烟圈。

一个少年趴在地上，闭着眼，牙关咬得死紧。

“在老子面前还嘴硬，给我打！”杜老黑把烟卷摔在地上。

少年又一次被打得昏死过去。

少年叫何鑫海，是矿山附近的村民。两年前，他被日军拉进矿山，成了挖矿的“掏红娃”。

因为铁矿石呈红色，这座山叫红石山。何鑫海在矿上，目睹红石山被矿工的血染得更红。

日军到处抓苦力，将工人们用闷罐车往矿山里拉。运输途中，条件恶劣，遇到暑天，有时整车人都被闷死。

矿山里，工人们穿着破衣烂衫，吃的是掺着土、树皮的高粱面、芸豆面。好多矿工得了血伤寒，干活活忽然流出一大摊鼻血，倒在地上人就没了。不少人肚子腹胀，被活活胀死。劳工们说：红石山，鬼门关，送命容易保命难。

日本监工手里提着棍棒，见有人倒下，就抡起棍子猛打。死的人太多了，他们专门成立了“拉尸队”，把尸体扔到西面的山沟里。

何鑫海不甘心做鬼子的奴隶，他和几个矿友与矿区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当他们得知游击队急需作战物资时，便把开矿的雷管、炸药等藏匿在身上带出坑道，设法运送出去。

这次，何鑫海藏匿雷管被监工发现，带到矿警队审问。杜老黑就是矿警队的负责人。

何鑫海醒来时，已经躺在老乡的家里。“你总算醒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他面前，何鑫海认出他是游击队长罗英。

“罗队长，你怎么在这？”

“罗队长找人作保，买通了杜老黑，杜老黑跟日军说把你扔到西山沟里了，我们才把你偷偷抬回来的。”一旁的老乡说。

何鑫海伤好后便跟罗英一起打鬼子、救矿工。矿区附近的游击队和民兵队伍不断壮大。

何鑫海熟悉矿上的地形，哪里有碉堡，矿区哪个地方有敌人设防，他都一清二楚。他和战友们渗透进矿区，破坏矿石运输铁路、切断电话线、埋设地雷……搞得敌人焦头烂额。

一天，何鑫海发现矿区西侧增加了座大棚。他找到罗英：“队长，又有百姓被强征到矿上，我们应尽快组织解救。”

“你试着把矿区地图画出来，便于我们行动。”

昏黄油灯下，何鑫海拿炭条涂抹着，坑道、铁轨、碉堡……被他一一画出。

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罗英和何鑫海带领五十名队员潜入矿区。何鑫海领着队伍摸到乱石堆：“一组断线，二组摸哨，三组警戒，四组跟我来，快！”

矿区瞬间漆黑一片，日军摸不清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人员方位，只能从碉堡里往外胡乱扫射，派杜老黑带领矿警队巡逻。

矿警队刚出发，就被游击队全歼。何鑫海带队员冲进矿工宿舍，大喊：“乡亲们快走，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矿工们搞不清状况，一时间无人应和。突然，里面有个声音喊道：“兄弟们，还愣着干什么？快走！”矿工们沸腾起来，纷纷往门外跑。

“大家跟上队伍！”不一会儿，六七百人走个精光。

何鑫海殿后，发现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躺在角落里，无法行走，便把他背起来。老人身体很轻，可何鑫海觉得他仿佛背着红石山沉重的苦难。他往上托了托老人，冲入外面的雨雾中……

# 塑造

■陈初颖

## 人在军旅

“班副，内务卫生评比咱班又是第一！”小王扬着流动红旗冲进来，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接过红旗，目光不自觉落到自己床头的军被上。

思绪被拽到那个结着白霜的冬日清晨。那时，我刚入伍，每天和军被的“战斗”，总在起床号前半小时打响。我性子急，恨不得三两下把它整服帖，可越急，被子里的棉花越顽固地团在一起，怎么都压不平整。

与我的焦头烂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干脆利落的老班长。他没几分钟就将被子叠得平平整整、有棱有角。

看着那团怎么也理不匀的棉花，我又急又气。这时，一只大手覆了上来。“你得压实它，别急。”老班长的声音很沉稳，只见他用手掌从被子中心向四周推撵，只三两下，那团棉花在他手下就变得服服帖帖，像有了筋骨一般。

晨光洒下，每张床铺都映出同样棱角分明的影子——那里静卧着的，不只是军被。每一道棱角，都是被岁月和手掌反复夯实的土壤，诉说着最朴素的真理：军人的成长在恒久的坚持里。

晨光洒下，每张床铺都映出同样棱角分明的影子——那里静卧着的，不只是军被。每一道棱角，都是被岁月和手掌反复夯实的土壤，诉说着最朴素的真理：军人的成长在恒久的坚持里。

“不要怕它乱，”他站起身，“一步步来，心到了，手才能到。”

等我驯服了那团棉花，又遇到了更磨人的被角，那两道直角线在我手里总是软塌塌的。即使我把指甲掐得生疼，被角依然圆润如初。我急得不行，又无可奈何。

这时，老班长又站到我的身后。“你心里急，手上就重。被子跟人一样，得顺着它来。”说完，他俯下身，教我如何用右手理平被面，如何用手指的力度去引导线条……改变发生在不知不觉中。大概是第100次，或者第101次重复那些动作后，我不再想着怎么去“对付”被子，而是和它成为朋友。某个清晨，当我捏起被角，看着它在晨光里投下一道笔直的影子时，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被子好像听我的话了。

# 感念

## 送站

■李嘉诚

在连队工作的这几年，我送过很多次站。每次挥手告别，目送列车远去，心头总会涌起万千感慨。那些画面深深镌刻在我的军旅岁月里，化作珍贵回忆。

最欣慰的，是送战士上学。9月的风掠过站台，带着些许初秋的凉意。上等兵小徐背着崭新的迷彩包，眼里满是憧憬。他以全团第二的成绩取得梦寐以求的军校录取通知书。看着我，小徐声音里掩饰不住喜悦：“排长，我一定好好努力，向您看齐！”我笑着拍拍他的后背：“你肯定会比我强，到了军校好好学！”发车时间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列车载着小徐远去。我想，我们把青春与热血交给军营，又看着年轻的战士带着同样的赤诚，奔赴属于自己的征程，这大概就是传承的意义。

大概欣慰的，是送战士家属返程。连队官兵常年驻守营区，与家人聚少离多。每一次家属来队，都是难得的团聚时光，而送别的场景，总会夹杂着不舍与牵挂。有一次，我送战士小柳的父母回家。阿姨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排长，辛苦你们了，把孩子交给部队，我们一百个放心。部队真好，孩子长大了，也懂事了。”记得小柳刚入伍时，性格比较内向，军事训练成绩平平；可如今，他成了连队的警卫标兵，性格也开朗了许多。看着小柳父母欣慰的笑容，我由衷地感到高兴：“阿姨您放心，我们和小柳都是一家人，他会在部队好好锻炼，不辜负您和叔叔的期望。”列车鸣笛启动，小柳站在我身边，眼含泪光。那一刻，我体会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位军人都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家人放在心中并为之奋斗的，叫做家国。我安慰小柳：“你父母看到你这么优秀多开心啊！咱们好好干，让他们为你骄傲！”小柳重重点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

最不舍的，是送退伍老兵返乡。每年退伍季，营区总会响起《驼铃》的旋律，歌声里，是并肩作战的情谊，是

依依不舍的眷恋。韩班长在连队干了16年，手把手带过一批又一批新兵，将最美好的青春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军营。摘下军衔的那一刻，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泪水无声滑落，战友们都跟着落泪。卸下军衔，韩班长与我们一一拥抱告别，将所有的情谊与不舍，都藏在这无言的一抱里。列车渐渐远去，韩班长隔着车窗向我们敬礼。望着列车远去的方向，我耳边又响起《驼铃》的那句“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退伍不是结束，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老兵们带着军旅印记，奔赴人生的下一个战场，而他们在连队留下的精神，会永远镌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每一次送站，都是对军旅岁月的深情凝望；每一次挥手，都承载着肝胆相照的真挚情谊。在一次次目送与重逢中，我读懂了军旅的真谛：所谓坚守，是有人毅然奔赴远方，而有人甘愿默默守护；所谓情谊，是并肩作战的默契无间，也是离别之际的关心牵挂。

如今，我仍担负送站任务。站台的风依旧吹拂，吹不散离别的愁绪，却吹响了前行的号角；脚下的铁轨依旧延伸，通向未知的远方，也连接着不变的情怀。那些定格的送别瞬间，那些深藏于岁月褶皱里的真情，早已化作我生命中温暖的底色。它们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军旅生涯中，最厚重、最珍贵，也最熠熠生辉的馈赠。



长征

第6669期